

## 淺談〈國葬〉位《臺北人》末篇的含意

### 一、前言

《臺北人》<sup>1</sup>一書分為十四個短篇小說，每篇可獨立閱讀，但若串聯一體，更可探究出更深層、更廣闊的書中涵義。閱讀《臺北人》，我感受到重重憂患與今非昔是之歎，但最末篇〈國葬〉的最後一句——「敬禮——」，在我心底衝擊出一種從谷底回升、柳暗花明的激昂感。同時，〈國葬〉位於《臺北人》最末篇，應有代表意義。於是我特別想討論〈國葬〉在《臺北人》末篇的涵義。藉由討論「國」暗示了誰？「葬」又埋葬了誰？以及「敬禮——」是向誰敬禮？帶出其在《臺北人》暗示了什麼？首先，人物是故事的靈魂，所以我欲連結〈國葬〉與其他十三篇小說的人物，並側重於《臺北人》第一篇〈永遠的尹雪艷〉，簡述其隱含寓意。再者，以「國」、「葬」為主題，討論並分析小說的暗示。最後，藉由「敬禮——」，帶出這最後一句文字對書中人物——「臺北人」——的吶喊的隱意，並以此作報告的收尾。

### 二、〈國葬〉與其他篇章人物的關係

若要討論〈國葬〉位《臺北人》最末篇的含意，則不可忽略〈國葬〉與其他篇章的連結。各篇以臺北為舞台，隨國民政府軍撤退來臺的人物為主角。對於這些人物，各自在中國有各自的故事，對應著他們的過去；在臺北有臺北的故事，對應著他們的現在。書中這些住在臺北卻有在中國的往事回憶的角色，就稱為「臺北人」。

若將《臺北人》視為首尾連貫的作品，則最關鍵的兩篇不外乎是第一篇〈永遠的尹雪艷〉以及最後一篇〈國葬〉。由於本文主要討論〈國葬〉位《臺北人》最後一篇的含義，因此以下將簡略介紹其他篇章的關聯，並側重說明第一篇〈永遠的尹雪艷〉。

---

<sup>1</sup> 白先勇，《臺北人》（臺北市：爾雅出版社，2018年）。

## （一）第一篇：永遠的尹雪艷——象徵「臺北人」的文化鄉愁

尹雪艷的形象，在上海與在臺北是相同的，故事第一句就敘述「尹雪艷總也不老」<sup>2</sup>，以及「不管人事怎麼變遷，尹雪艷永遠是尹雪艷……」<sup>3</sup>。並且故事中，無處不可找到尹雪艷與上海的關聯，其中又包含許多從上海到臺北時，尹雪艷的老主顧，且看下文兩處敘述：

尹雪艷公館一向維持它的氣派。尹雪艷從來不肯把它降低於上海霞飛路的排場。出入的人士，縱然有些是過了時的，但是他們有他們的身分，有他們的派頭，因此一進到尹公館，大家都覺得自己重要，即使是十幾年前作廢了的頭銜，經過尹雪艷嬌聲親切的稱呼起來，也如同受過誥封一般，心理上恢復了不少的優越感。<sup>4</sup>

可是十幾年來這起太太們一個也捨不得離開尹雪艷，到了臺北都一窩蜂似的聚到尹雪艷的公館裏，他們不得不承認尹雪艷實在有她驚動人的地方。<sup>5</sup>

對於尹雪艷的明示暗喻，在故事中有出現：

老朋友來到時，談談老話，大家都有一腔懷古的幽情，想一會兒當年，在尹雪艷面前發牢騷，好像尹雪艷便是上海百樂門時代永恆的象徵，京滬繁華的佐證一般。<sup>6</sup>

這些敘述在在暗示尹雪艷的象徵意涵，正如中國學者周聲論到：

與其說這些臺北大陸移民深深迷戀著尹雪艷，不如說他們迷戀的是繁華

---

<sup>2</sup> 白先勇，《臺北人》，頁 53。

<sup>3</sup> 白先勇，《臺北人》，頁 53。

<sup>4</sup> 白先勇，《臺北人》，頁 61。

<sup>5</sup> 白先勇，《臺北人》，頁 59。其中「十幾年來」這敘述即說明太太們在上海是尹雪艷的老主顧，其線索在第 53 頁「十幾前那一班班在上海百樂門舞廳替她捧場的……」可以印證。

<sup>6</sup> 白先勇，《臺北人》，頁 58。

的舊夢，是特權、享樂，是在大陸擁有的一切，而尹雪艷「周身都透著上海大千世界榮華的麝香」，恰恰滿足了這些男人女人們的欲望，所以說，尹雪艷是溝通臺北外省人與昔日上海的橋樑，她是符碼化了的欲望。<sup>7</sup>

於是，尹雪艷的象徵性不言自明。老主顧不約而同的聚集到尹雪艷的公館，彷彿能找回他們的身分、派頭、優越感，恍如能回到在上海時的時光。可以說，她象徵「臺北人」的上海時代，也象徵「臺北人」的文化鄉愁，並且這鄉愁是永遠的，正如尹雪艷永遠是尹雪艷一般。<sup>8</sup>只要「臺北人」多存活的一天，鄉愁就多存留一天。這份綿延不盡的久遠鄉愁，貫穿往後全文，串聯於故事中「臺北人」之間。

## （二）中間十二篇小說的主配角

書中人物大多是作者筆下的「臺北人」，他們都有一個共通點，就是在中國與臺北兩地間有不一樣的故事及遭遇，可以在他們身上感受今昔之差。縱然有相同的職業，在職位上不是小了些，就是年紀老了些，或性格變得多。至於其他失勢或落魄者，差異益加明顯。大多「臺北人」在中國時有昔日風光或美好追念，在臺北卻顯得失落與慘淡。

歐陽子甚至將這些《臺北人》的人物分成三種，一者為完全或幾乎完全活在「過去」的人；二者為保持對「過去」之記憶，卻能接受「現在」的人；三者為沒有「過去」，或完全斬斷過去的人。<sup>9</sup>本文討論對象將側重於前兩者，即〈國葬〉的李浩然、秦義方、葉輝、章健、劉行奇等人。並以「臺北人」的世代<sup>10</sup>為主要連結對象，即《臺北人》作者在書卷首記下的「憂患重重的時代」<sup>11</sup>。並且，歐陽子在〈白先勇的小說世界〉即已論道：

<sup>7</sup> 周聲，〈論《永遠的尹雪艷》中的食色隱喻與身份追憶〉，《信陽師範學院學報（哲學社會科學版）》，第2期，2013年，頁117。

<sup>8</sup> 白先勇，《臺北人》，頁53。

<sup>9</sup> 歐陽子，〈白先勇的小說世界〉，附於《臺北人》，頁11~14。

<sup>10</sup> 「臺北人」世代這名詞雖在此提及，但考慮到說明的完整性，名詞詳細解釋於本報告第12頁：所謂「臺北人」世代是獨特的、憂患的群體，只有懷著美好追念，不忘往昔種種與活在失落當下的「臺北人」，才持有對回憶之綿延不盡的文化鄉愁，也才包含於「臺北人」世代。如李浩然的兒子，便不在敬禮的名單內。

<sup>11</sup> 白先勇，《臺北人》，位第一頁之前。全句為：「紀念先父母以及他們那個憂患重重的時代」。

先就《臺北人》的表面觀之，我們發現這十四個短篇裏，主要角色有兩大共同點：

一、他們都出身中國大陸，都是大陸淪陷後，隨著國民政府撤退來臺灣這一小島的。離開大陸時，他們或是年輕人，或是壯年人，而十五、二十年後在臺灣，他們若非中年人，便是老年人。

二、他們都有過一段難忘的「過去」，而這「過去」之重負，直接影響到他們目前的現實生活。這兩個共同點，便是將十四篇串聯在一起的表層鎖鏈。<sup>12</sup>

因此，考慮與比較《臺北人》中「臺北人」彼此間的關聯性，是一項有意義且合理的媒介，使我們可藉之開展討論主題。

### 三、「國」是國家？是「臺北人」？

〈國葬〉描述一級上將李浩然將軍的葬禮，作者用許多人和事與物，增加國家級葬禮的真實感。諸如「兩排三軍儀隊，頭上戴著閃亮的鋼盔，手裡持著槍，分左右肅立在大門外。」<sup>13</sup>以及故事中穿插的「一鞠躬——」、「三鞠躬——」<sup>14</sup>等，在在顯示故事的舞台是國家級的、李將軍的葬禮。乍看之下，「國葬」的「國」一字代表著「國家」的意思，然而若深入觀察討論，則其在《臺北人》中或許有更深層的意涵。

#### （一）我看〈國葬〉中的暗示——回憶中的家鄉（抽象）

〈國葬〉對於三名老將各有描述，藉由李浩然對三人的讚美，以及「鋼軍司令」與「鐵頭司令」的稱號，凸顯他們年輕時的輝煌。並藉秦義方的視角，

<sup>12</sup> 歐陽子，〈白先勇的小說世界〉，附於《臺北人》，頁1、2。

<sup>13</sup> 白先勇，〈臺北人〉，頁317。

<sup>14</sup> 白先勇，〈臺北人〉，頁319、321。

襯托出三者的失落。除了對比出今昔落差，三人還有一個共通點，即是都與臺北的熱鬧與繁華無關，是三名雖然撤退到臺灣，但心思不在臺北的「臺北人」。

葉輝「抖索索、病恹恹，由一個老蒼頭扶著……他在臺北榮民醫院住了這些年，居然還在人世！」<sup>15</sup>描述葉輝晚年的病弱，住在榮民醫院也顯示與臺北生活的分離。尤其是最後的驚嘆號，利用秦義方的心聲將葉輝嚴重的病情訴諸讀者。

而章健「一直在香港隱居，竟也趕來了」<sup>16</sup>。他的隱居，對照「鋼軍司令」的稱呼，默默揭示來臺後的失勢。並且也透露，臺北似乎不是他的家。再者，這裡的「竟」字表達對章健參與葬禮的訝異。但是，對於李浩然昔日的部將，出席長官的葬禮才合情合理。章健的到場卻令秦義方驚訝，表達章健出席的難得之處，透露出些微違和感。其中必有要事，使隱居已久的人來到臺北。

至於劉行奇，先是回憶其「又年輕、又能幹、又得寵，他們的部隊盡打勝仗，是長官手下頭一個得意人……」<sup>17</sup>，再是說明國共內戰失利後劉行奇的遭遇，呼應出家人的服裝，顯出落魄的形象。他並沒有與臺北生活融合，而是剃度作為一個出世者。

三位沒落的將官，或因病痛，或因選擇，各自走上與臺北不相干的生活。並且對於葉輝，抱病出席應是不容易的事；對於章健，能從香港到場令人感到意外……。曾是李浩然誇耀的猛將的三人同時出席，或許是因對照李浩然的逝去，就如同他們輝煌過往的逝去。此時此刻回憶就像一個家，讓他們再次重逢，沉重地埋葬昔日光彩。於是三人特地前來，特地回到與家鄉和榮耀相聯的情感。不僅對李浩然表達不捨，也以眼淚傳遞出，對逝去的輝煌產生的哀戚之情。

於是，「國葬」的「國」，不單單代表著國家，其隱約透露著老將們的回憶——臺北不是他們的家，回憶和榮耀才是他們心中真正的家鄉。

---

<sup>15</sup> 白先勇，《臺北人》，頁 323。

<sup>16</sup> 白先勇，《臺北人》，頁 323。

<sup>17</sup> 白先勇，《臺北人》，頁 324。



## (二)《臺北人》中「臺北人」的回憶與過往

若是加入其他篇章的元素，分析「國葬」這「國」字的涵義，那麼其義勢必不會侷限在國家或三名將領的過往。視〈永遠的尹雪艷〉為《臺北人》全文的起頭，視接續十二篇為中場，則亦可以視〈國葬〉為《臺北人》的收尾。

秦義方為〈國葬〉的主角之一，是束縛於過往的「臺北人」。他被禁錮在回憶中、在往昔榮譽裡。故事開頭，他方到靈堂門口，年輕執事請他簽名又遞出毛筆，他卻以答話代替動手、板著臉嚴肅地說道：「我是李將軍的副官」<sup>18</sup>，隨後「他也不待那位年輕侍從答腔，逕自拄著拐杖，一步一步，往靈堂走去」<sup>19</sup>，故事又描述他「人家提一下：『李浩然將軍的副官』他都覺得光彩得不得了」<sup>20</sup>，在李浩然請他去臺南養病後，他認為「想想看，是件很體面的事嗎？」<sup>21</sup>，於是「……別人問起來，他睬都不睬，整天他都閉上眼睛裝睡覺」<sup>22</sup>。從這些敘述可以明白，他視李浩然的副官一職為無上光榮。可以說，李浩然是他生命的重心，具現的榮譽。正如對三名將領的分析，李浩然是他抽象的心靈歸屬的具體化。而他是受困於這份歸屬的囚犯，在回憶中無法自拔。

而李浩然為〈國葬〉的另一主角，帶有「臺北人」的元素。故事描述他「你白問他一聲：『長官，你不舒服嗎？』他馬上就黑臉」<sup>23</sup>，並且秦義方勸其該保重些時，他「把眉頭一豎，臉上有多少不耐煩的模樣。」<sup>24</sup>，根據敘述的拗脾氣，做為一級上將的李浩然，在撤退來臺後沒有身居要職，而是退隱江湖，較為不合理，可推測其遭遇某些因素，成為一名失勢的退休將軍。所以從戰場下野後「這些年沒有仗打了，他就去爬山、去打獵。七十多歲的人，還是不肯服老呢。」<sup>25</sup>儘管摔斷腿也不願安於平穩的生活。

再者，葉輝、張健、劉行奇，三者皆與臺北的生活無關，三人或病痛、或

---

<sup>18</sup> 白先勇，《臺北人》，頁 318。

<sup>19</sup> 白先勇，《臺北人》，頁 318。

<sup>20</sup> 白先勇，《臺北人》，頁 320。

<sup>21</sup> 白先勇，《臺北人》，頁 320。

<sup>22</sup> 白先勇，《臺北人》，頁 320。

<sup>23</sup> 白先勇，《臺北人》，頁 319。

<sup>24</sup> 白先勇，《臺北人》，頁 320。

<sup>25</sup> 白先勇，《臺北人》，頁 320。

隱居、或出家，儘管其中兩人生活在臺北，但仍束縛於過往。這些元素就包含於「臺北人」的共通點。

由此可知，〈國葬〉的角色巧妙的對應著《臺北人》全文的「臺北人」，不僅是李浩然與秦義方，還有葉輝、章健、劉行奇，他們都帶有「臺北人」的元素。包含他們輝煌的過去對比落寞的現狀引發的今昔之嘆，以及部分活在過去之角色的心境，都與其他篇章的角色有高度相似性。巧妙呼應「臺北人」的世代。

若由這呼應取「國」的象徵性，說明著將〈國葬〉視為《臺北人》的收尾時，「國葬」的「國」已經從老將之過去的框架，跳脫到全文的「臺北人」之往昔，甚者，是指稱《臺北人》一書中整個「臺北人」的世代。

#### 四、「葬」是葬將軍？是葬「臺北人」？

若將「國葬」兩字拆解，則不只注意「國」的代表意義，還要討論「葬」的指稱對象。既然「國」說明著「國家」、「老將的過往」，甚至是「『臺北人』的世代」。「葬」的對象在乍看之下，既然是葬禮，理所當然的是葬故事中的李浩然。但是要將〈國葬〉與《臺北人》連結，就不單單看作葬李將軍的意思了。

##### （一）我看〈國葬〉中的暗示——葬老將的輝煌過去

〈國葬〉中，老將們與年輕的一代有明顯的區隔，後者如新陞的將官、年輕的侍從，沒有對過往榮譽的包袱，他們在葬禮中顯得毫無情感，帶給讀者喪禮與他們無關的感受。而我們可以從這區別延伸並討論，「國葬」的「葬」，埋葬了什麼？

喪禮的來賓不只秦義方、不只三名老將，還有年輕將官與侍從，以及較為關鍵的中年男子——李浩然的兒子李少爺。年輕將官與侍從無一例外的執行公事，在文中他們對這喪禮是沒有感情的，其一舉一動只因職責所在，不同於老

將與秦義方，帶著情感、哀戚的向李浩然告別。至於李浩然的兒子，更是顯現出冷淡與無情，在秦義方認出少爺並低聲喚到：「少爺，我是秦副官。」後<sup>26</sup>，少爺的反應為：

秦義方伸出手去，他想去拍拍中年男人的肩膀，他想告訴他：父子到底還是父子。他想告訴他：長官晚年，心境並不太好。他很想告訴他：夫人不在了，長官一個人在臺灣，也是很寂寞的。可是秦義方卻把手又縮了回來，中年男子抬起頭來，瞅了他一眼，臉上漠然，好像不甚相識的模樣。<sup>27</sup>

諷刺的是，作為將軍兒子，理當與副官相識，卻在此刻以冷漠相應，兩人間出現無形的隔閡，將兩者分別開來。李少爺雖然與李浩然是父子，冷漠的表現卻使其與李將軍兒子的身分產生違和感，彷彿國葬的對象不是李浩然。如果說，李浩然代表老將們的回憶與榮耀，及至於老將們回憶中的家鄉，那麼李少爺的冷漠就可以被合理化，因為那些榮耀及過往都與他無份無關。

於是，這場葬禮，就把老將與李少爺及年輕將士分別開來，同時把老將們的過往榮耀與年輕的一代分割，暗示所埋葬的不與較年輕的一代有關，而是確確實實的埋葬了老將們某種相關的事物。就表面而論，李少爺與年輕將士有出席葬禮的義務；就情感方面而論，所葬之物與他們毫無關聯。

對於秦義方而言，李浩然是他生命重心，蘊含他的回憶、榮耀、驕傲。埋葬李浩然，或許暗示著埋葬了他的過往。正如前文討論，將李浩然比做老將具現的榮譽，那麼他的死，即是榮譽的凋零。不只對於秦義方，對於三名老將亦然。他們一同來到國葬靈堂，雖然令秦義方驚訝，卻絕非偶然。如果將「國葬」的「國」比喻他們共同的家，那麼「葬」的對象就是他們共同的家、共同的往昔與榮耀，兩者是相關的甚至是相同的。

總結而論，「國葬」的「葬」，若代表著一個對象，這對象既不是與年輕一代相關的事物，那麼就只能指向老將們的共通點——老將的輝煌過去。

---

<sup>26</sup> 白先勇，《臺北人》，頁 321。

<sup>27</sup> 白先勇，《臺北人》，頁 322。



## (二)《臺北人》中「臺北人」的回憶與過往

老將與年輕的一代在〈國葬〉中有明顯的區隔。而老將無一例外的帶著「臺北人」的元素。所以將老將放大到《臺北人》中的「臺北人」時，可以將〈國葬〉中的埋葬的老將過往，與「臺北人」的過往連結。老將與「臺北人」們，都曾有段或光彩、或浪漫、或難忘的故事，如果「國葬」埋葬的是老將的輝煌過往，那也可以說「國葬」同時也埋葬「臺北人」的美好回憶。

如果說李浩然是秦義方具現的榮譽、抽象的心靈歸屬的具體化，那麼視角從〈國葬〉延伸到《臺北人》時，可以將李浩然連結於秦義方，並注意到其他角色的連結：〈一把青〉的郭軫連結於朱青；〈金大班的最後一夜〉的月如連結於金兆麗；〈那片血一般紅的杜鵑花〉的小妹仔連結於王雄。文中，前者對後者而言是難以忘懷的回憶，其人物或在後者的潛意識出現，或在記憶中不可抹滅。所以，將他們與〈國葬〉的兩人連結，也有相似之處。如果連結非人之事，則有：〈冬夜〉的五四運動連結於吳柱國與余蔭磊；〈歲除〉的臺兒莊之役連結於賴鳴升。以上事件是後者生命中其中一個重要片段，並可以看出前者正是後者的一段難忘過往。

將前者盡相較於李浩然、後者盡相比於秦義方，他們之間都有強烈的相似性。正如廣大「臺北人」的共通點，他們各有或光彩、或浪漫、或難忘的故事，都一同在一九四九年這個分割點被切去，在現今（故事中的現在）徒留回憶與落寞。

綜上而論，若將「國葬」的「葬」從葬李浩然擴張到葬老將的輝煌過往，再連結其他「臺北人」的共通處，藉此把〈國葬〉這埋葬的概念連結到《臺北人》全文，從而提出埋葬「臺北人」的回憶與過往的想法。

### 五、〈國葬〉的最後一句：「敬禮——」，向誰敬禮？

「敬禮——」位於〈國葬〉的最後一句，也就是說，「敬禮——」也是《臺北人》的最後一句。在〈國葬〉中，「敬禮——」有個明確的對象，即李浩然。

那麼在《臺北人》中，「敬禮——」是否也有個對象？這是個耐人尋味的問題。值得注意的是，〈國葬〉中有兩個「敬禮」，對象同樣是李浩然，第一個「敬禮！」是對經過的靈車，也就是亡故的李浩然敬禮。第二個「敬禮——」是對蒞臨紫金山中山陵的抗日英雄敬禮。前者發生在故事的現在，後者發生在故事的過去。

## （二）向老將們的過去敬禮

「敬禮——」藉由部隊長的「敬禮！」，在秦義方的回憶中突然湧現。時值抗日勝利，秦義方隨李浩然還都南京，至中山陵謁陵，許多高級將領也已聚齊。他軍裝整潔又莊嚴，走在李浩然後方。陵前的駐衛部隊列隊整齊，一見兩人走來，便轟雷地喊：「敬禮——」<sup>28</sup>

秦義方特別回憶「他從來沒見過有那麼多高級將領聚在一塊兒，章司令、葉副司令、劉副長官，都到齊了」<sup>29</sup>，又詳盡地憶起他的職位與裝束「那天他充當長官的侍衛長，他穿了馬靴，戴著白手套，寬皮帶把腰桿子紮得挺挺的，一把烏亮的左輪手槍別在腰邊」<sup>30</sup>。顯然，那天是他人生中最榮譽的時刻，充當李浩然的侍衛長，且特別精心裝扮。當下不僅是他人生的巔峰，也是老將們的巔峰，他們難得齊聚一堂，同慶抗戰勝利的榮譽。

秦義方回顧「敬禮——」佔據不到一頁的篇幅，卻在這片刻的回憶中，與國葬中長篇的見聞，產生強烈的對比。首先，三名高級將領，葉輝、張健、劉行奇，在謁陵與國葬時都有出現，並且對他們齊聚一事，秦義方皆感到驚訝。他們一同出現，過去是榮慶勝利，現在卻是哀悼衰亡。第二，轟雷般的「敬禮——」將激昂之聲從書中吼出，破折號使聲蘊猶存之感凸顯出來。到了故事中的現在，卻變成部隊長的一聲口令：「敬禮！」<sup>31</sup>，既簡單又短促，帶來極大的落差感。

根據前文討論，故事中有許多處今昔對比，好像是故事有意無意的，要處處將今非昔是的落差凸顯出來。接著，欲討論其象徵性，如同「國」是老將回憶

<sup>28</sup> 白先勇，《臺北人》，頁 329、330。

<sup>29</sup> 白先勇，《臺北人》，頁 329。

<sup>30</sup> 白先勇，《臺北人》，頁 329。

<sup>31</sup> 白先勇，《臺北人》，頁 329。

的過去，「葬」是埋葬老將的輝煌，並且再次提起將李浩然比做老將具現榮譽的概念——若說「敬禮！」的對象是過世的李浩然，是老兵凋零的榮譽。同樣，向在世時的李浩然「敬禮——」，豈不也可以視為向老將的過去與光彩敬禮？

### （三）向「臺北人」世代敬禮

另外還有一項對比沒有說明。過去，是駐衛部隊排列整齊，等候李浩然；而今，卻是靈車碰巧駛過行軍中的部隊，部隊長才發口令，並且對靈車行的是注目禮。<sup>32</sup>落差感再次浮現，不但凸顯過去多麼光彩榮耀，也襯托出現今多麼落魄慘淡。將軍與將領們一時功績，徒留淒涼景況，藉由兩個世代的士兵的敬禮呈現出來。然而，士兵看似對李浩然沒有感情，卻不是來自他們對李浩然冷漠，與李少爺對秦義方的冷漠不太相同。不是部隊對李浩然冷漠，反而或許是這個世代對他陌生，也缺少對抗戰的感受與負擔，自然難現當年駐衛部隊的規模以及敬禮的振奮感。在現實來說，老將們的落寞與《臺北人》中其他「臺北人」相同，相似性又再次顯露出來，他們總有或光彩、或浪漫、或難忘的往事，卻一同被時間沖淡或切割，徒留嘆息。

〈國葬〉的描述順序，不是先論過去回憶，而是藉由現在的場景，勾出秦義方的回憶，如此排序極為合理，卻創造出不凡的效果。

一者，將故事的時間點拉回過去，脫離灰暗的現代，將視角與心思浸入榮耀的那一剎那，使故事達到高潮，將結尾收束於高昂的情感。

二者，回憶特別描摹場景，簡短但完整且清楚地顯露秦義方的精心裝扮、馬靴踏在大理石的脆響<sup>33</sup>，以大約一頁的篇幅描述「敬禮——」的一瞬間，彷彿放大了細節，放慢了時間，進而勾勒出完整的圖畫，秦義方驕傲自得的心境不言而喻。這心境不僅是秦義方的，還會影響到閱讀的人，召喚我們進入秦義方的回憶中，彷彿我們是即刻在場的旁觀者，看著秦義方充當侍衛長，威風凜凜的步上陵前，並且彷彿聽見轟雷的「敬禮——」。

---

<sup>32</sup> 白先勇，《臺北人》，頁 329。

<sup>33</sup> 白先勇，《臺北人》，頁 329。

三者，讓故事在破折號後作結，彷彿敬禮的聲韻猶存。別忘了，「敬禮——」也是《臺北人》的最後一句，於是敬禮之聲，及其意蘊，也綿延留宕。又恍若這句敬禮不是只對士兵說的，而是對恍若在場的我們所言。

所以，如果將「敬禮——」視為《臺北人》的最後一句，其是否也有個對象？如果「國」與「葬」都被賦予了象徵意義，如果向在世時的李浩然「敬禮——」，象徵為向老將的過去與光彩敬禮。那麼擴充到《臺北人》全書，能不能說「敬禮——」是向「臺北人」世代敬禮？並且，所謂「臺北人」世代是獨特的、憂患的群體，只有懷著美好追念，不忘往昔種種與活在失落當下的「臺北人」，才持有對回憶之綿延不盡的文化鄉愁，也才包含於「臺北人」世代。如李浩然的兒子，便不在敬禮的名單內。

需要注意的是，回憶與現今的對比是與其他「臺北人」相似的。並且，回憶使故事升到了高潮，呼喚我們進入回憶世界、一同敬禮。正如歐陽子對另一個敬禮——「敬禮！」——寫道：

有一點我們不能忽略，〈國葬〉一篇的最後一句，也就是《臺北人》這本書的最後一句，是士兵轟雷喊出的「敬禮——」二字。另又值得注意的是，今日國葬，部隊士兵行禮的對象，是「靈」車。行禮的地點，是「南京」「東路」。路上又有一座用「松枝」紮成的「高大」牌樓。這些都是有雙關暗示含意的。如此，當部隊長高聲發號：「敬禮！」就好比《臺北人》的作者，從肺腑深處，用靈魂的全部力量，呼籲號召我們全體一同，向人類的靈性光輝，以及我們一度燦爛無比的國家文化，致上最高最深的敬意。<sup>34</sup>

上方引文中，歐陽子討論到「敬禮！」的象徵性，同樣地，作為《臺北人》的最後一句「敬禮——」不容小覷。這敬禮，不只是向秦義方與李浩然敬禮，不僅是向老將的輝煌往事敬禮。如果老將們象徵了「臺北人」，討論「敬禮——」的象徵意味，可以說——還有向《臺北人》中的「臺北人」敬禮。

如此，「敬禮——」這句話就不單是對士兵說的，而是向我們說話。呼應到

---

<sup>34</sup> 歐陽子，《王謝堂前的燕子》（臺北市：爾雅出版社，1983年），頁319。

《臺北人》作者在書卷開頭所記：紀念先父母以及他們那個憂患重重的時代。<sup>35</sup>好像作者在對我們說故事，說書中「臺北人」的沒落故事。然而，在最後一篇〈國葬〉中，將故事內容進入到高潮。這不僅是〈國葬〉的高潮，也是《臺北人》的高潮。使故事收束於高昂的「敬禮——」之聲，作為對「臺北人」的致敬。

如此，〈國葬〉位於《臺北人》最後一篇的含意就顯示出來。不僅是「紀念」臺北人那憂患重重的時代<sup>36</sup>，還有向「臺北人」世代敬禮——向那曾有輝煌過往，又憂患重重的時代，獻上「國家」般至高的敬意。最後，呼召我們一同向「臺北人」世代「敬禮——」。<sup>37</sup>

## 六、結語

本文從書中的角色出發，分析角色性格、反應、形象以及秦義方的心境與回憶，並藉由大量對比今昔差異的手法，比較於其他「臺北人」的今昔遭遇，探討〈國葬〉人物與《臺北人》人物的關聯性。將其關聯性延伸，欲加以把〈國葬〉中「國」、「葬」與「敬禮——」的象徵性連結於《臺北人》，而將〈國葬〉位於《臺北人》最後一篇的含意的論點呈現。

若單論〈國葬〉一篇，是對於李浩然的國家級葬禮，但是更深層的看，其應也埋葬了老兵的過往，擴大到《臺北人》全書，「國」更是代表「臺北人」的世代，「埋葬」的更是「臺北人」的過往。「敬禮——」亦同理，不只向李將軍敬禮、向老將們敬禮——更是向「臺北人」們，向「臺北人」世代敬禮。向那曾經絢爛，而今晦暗憂患的時代，獻上至高的敬意。

作為《臺北人》末篇的〈國葬〉，起到了收尾的作用，並且呼應作者欲紀念「臺北人」世代的意念。最後一句「敬禮——」，使全書帶入高潮，又好似將意蘊存留讀者心中，使《臺北人》收束於從淒涼晦暗反彈到光明的激昂感。最後

---

<sup>35</sup> 白先勇，《臺北人》，位於第一頁之前。

<sup>36</sup> 白先勇，《臺北人》，位於第一頁之前。

<sup>37</sup> 引用歐陽子的想法，她認為當部隊長發口令：「敬禮！」就好比《臺北人》的作者號召我們一同，向人類的靈性光輝，以及曾燦爛無比的國家文化，致上最高最深的敬意。在此化用此概念，認為國葬的最後一句「敬禮——」也有呼召我們一同致敬的意味。



引用歐陽子的想法，「敬禮——」似乎也號召讀者，一同向「臺北人」致敬。

#### 參考書目

1. 白先勇，《臺北人》，臺北市：爾雅出版社，2018年，重排五十二印。
2. 周聲，〈論《永遠的尹雪豔》中的食色隱喻與身份追憶〉，《信陽師範學院學報（哲學社會科學版）》，第2期，2013年。
3. 歐陽子，《王謝堂前的燕子》，臺北市：爾雅出版社，1983年，八版。

